



一笑千金

YI XIAO [F]
QIAN JIN

婧壹

J I N G Y I 著

所幸江山错落，兴衰更迭，
我们互相伤害过，却都留有余地，
互相怀疑过，却都没有背弃。
我们相遇，终于，没有错过。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一笑千金

YI XIAO [下]
QIAN JIN

婧壹

JINGYI 著



目 录【上】

楔 子 / 1

第一章 红尘陌上 尝饮烟火 / 3

第二章 山河百废 一手尽覆 / 19

第三章 伴君候月 共与疏狂 / 33

第四章 天机有变 荣枯难察 / 47

第五章 戏谑世情 何慰平生 / 6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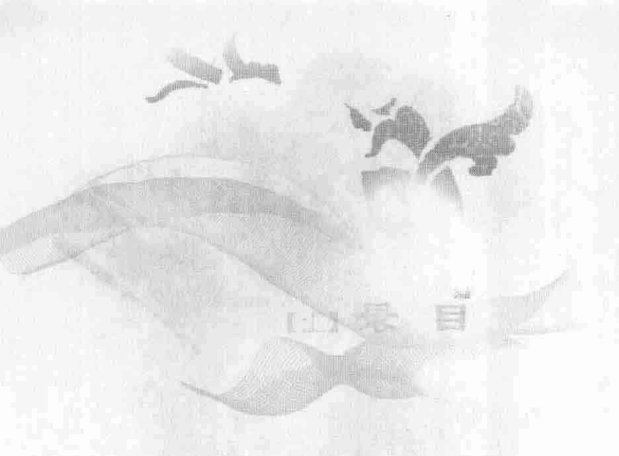
第六章 今朝何为 只作笑谈 / 75

第七章 美人朱砂 青灯古佛 / 8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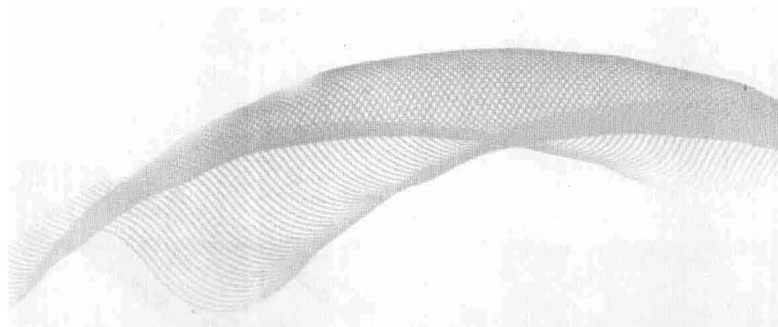
第八章 情如流水 欲裂欲伤 / 103

第九章 子规空啼 不如归去 / 116

第十章 风月无边 王孙梦断 / 130



- 第十一章 韶音似梦 洞尽朱颜/142
- 第十二章 鬼影翩跹 恨若连环/156
- 第十三章 羁旅天涯 长歌辞故/170
- 第十四章 刹那浮生 流年一握/184
- 第十五章 横笛裁韵 涧水流红/198
- 第十六章 敌友难分 长夜未央/212
- 第十七章 风生水起 惊澜暗涌/226
- 第十八章 帝劫无道 冷月乾坤/240
- 第十九章 风云世相 混沌江山/254
- 第二十章 故国沉涛 功名空老/269





第二十一章	花谢有因	惜顾无名/283
第二十二章	恩怨难偿	心字成缺/297
第二十三章	纸上地老	梦里天荒/310
第二十四章	此去经年	凭谁牵挂/325
第二十五章	年少蕙蕤	引醉沉殇/339
第二十六章	死生契阔	相思难解/354
第二十七章	江湖逆旅	风雨如晦/368
第二十八章	弦破穹隆	乱红纷乱/382
第二十九章	征衣破甲	烈焰悲风/398
第三十章	万古长空	乱世无颜/414

第三十一章 河清海晏 兵休何朝 / 430

第三十二章 英雄惜别 生息不灭 / 446

第三十三章 人生如雪 锦绣成灰 / 461

第三十四章 繁华三千 八荒殊途 / 477

第三十五章 离人不返 前尘应念 / 491

第三十六章 谦谦君子 情深不寿 / 508

第三十七章 傲骨青衣 覆水难收 / 523

第三十八章 生死一笑 莫道绝世 / 538

第三十九章 余生共醉 敛尽风流 / 552

尾声 / 565



第二十一章 花谢有因 惜顾无名

热而腥甜的气息海浪一般地拍击着我，我无法形容现在的思绪，只觉得眼前一阵发黑。

这时，一双手扶住了我有些摇晃的身体，是宗政澄渊。我拨开他的手，我听见自己在说：“这样，你们觉得满意了？”

“不满意，我还没看够呢。”回答的是雪轻裘。

雪轻裘无限遗憾地站起身，用脚踢了踢地上的土，随即一挥手，弓箭手立即涌上前来，他们一个个将弓拉满，将箭尖对准了我们的方向。

这时，雪轻裘又道：“不过还好，还留下几个。听说你们几个，可比赫连长颇有意思得多。”

我站在白凡的旁边，宗政澄渊紧跟在我身后，他的那些死士也都尽职地跟了过来，守护在我们面前。

“听说？恐怕你是听他说的吧。”一指雪轻裘身边的那个将军打扮的人，我冷冷笑道，“你说的是吗，殇凤鸾？”

“哎呀，我以为我隐藏得很好，想不到又被你认出来。”先是微微一愣，接着将脸上的面具扯下，殇凤鸾挑眉而笑，“你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太有缘分了，所以你总是能认出我。”

“能在雪轻裘身边露出一副说一不二的模样，能告诉他诸多连章王宫中的秘密，

一笑[下]
轻

除了你，还会有别人吗？该是我问你，犯下这种低级的错误，明显地昭示你就是殇夙鸾的事实，你又想做什么？”说完，我瞟了一眼身边的宗政澄渊。

不知道他有没有被看出身份来。若是他没有被发现，那还好，若是他被发现了，那这回可有乐子了。

“没办法啊，因为有人一直不肯表露身份，那我只好以身作则，好让某人明白，伪装这种事情，骗骗外行还行，想骗明眼人，那真是有难度啊。”说罢，殇夙鸾似笑非笑地看了一眼宗政澄渊，随即将手中的面具丢到一边，轻轻拍了拍手，“你说是吗？”

我轻轻皱了皱眉，殇夙鸾如此说，那就表明，他已经认出了宗政澄渊的身份。

“真是好戏码啊！”雪轻裘拊掌而笑，目光在我们身上转来转去，“你被迫嫁他国，他千里救美。好！好！红颜祸水，英雄气短，真是好一段烂俗的真心情意啊！有趣！有趣！”

我和宗政澄渊没理会雪轻裘的闲言闲语。这时，宗政澄渊向我靠近一步，低声道：“他竟然在这里。”

“怎么，只许你神出鬼没，不许别人出没无常？”我轻轻一哼，讽刺道。

“你真是一如既往地镇定，不过如果他在这儿，我想带你出去，可就难了，你不紧张？”宗政澄渊并不慌张。

“紧张的该是你吧。”我向殇夙鸾那儿指了指，“他第一次没有杀我，第二次应该不会杀我，有他在，雪轻裘也没办法动我。倒是你，一来和这两人有宿怨，二来又是敌国的王爷，马上就将成为雅乐的皇上。此时杀了你，岂不是一劳永逸？”

刚才殇夙鸾和雪轻裘都没有提起我和宗政澄渊的名字，这当然不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身份，而是为了能将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掉。将来就算有人提起此事，他们也可以以“不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”这样的借口将责任推掉，或者根本就不会承认我们的身份，直接将我们归为乱民。

“这下可真麻烦了。”宗政澄渊苦笑着道。

“你们商量好了没有啊？”殇夙鸾的声音传来，他正笑着看我们私语。

“喂，你不可能没做准备的吧？”我盯着笑着的殇夙鸾，用手肘撞了宗政澄渊一下。

俗话说“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”，何况是宗政澄渊这个即将登位的堂堂天子，他不可能没有任何的准备，就孤身进入别国的皇宫。



“准备了，可是看样子，可能出了些意外。”宗政澄渊突然伸手紧紧揽住我的腰，道，“现在看到殇凤鸾在这里，那无论出了什么事情，都不算奇怪了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冲出去。”

冲出去？我环视了一下四周数不清的弓箭，那箭尖晃得我眼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能冲出去吗？

“我……”我瑟缩了一下，刚想说那我不和你冲出去了，我要投降，却见那边的雪轻裘像是有些等不及了，转了一下琉璃似的眼珠子，突然伸手推了边上最近的弓箭手一把。

那弓箭手本来将弓拉得满满的，箭尖正对着我们，此时他一晃身子，下意识地松了手，那羽箭失了约束，“嗖”的一声向我射过来。腰间一紧，我被宗政澄渊向左一带，三支箭随即落在我方才所站位置的正前方。

三支？那个弓箭手明明只放了一箭。

我好奇地伸长了脖子，看着地上的箭，只见一支箭牢牢地钉在地上，两边各有半支箭的残骸。

看情形，先前弓箭手射出的箭，是被后来的这支箭劈为了两半。是谁为了救我？

我若有所思地抬头看着持弓的殇凤鸾，只见他还保持着射箭的姿势，弓弦还在他手上不停地颤抖着。

见我看过去，殇凤鸾微微一笑，抖手将弓一甩，那张弓就像有了生命一般飞旋出去，绕着刚刚放箭的那名弓箭手的脖子转了一圈，随即落到地上。

可怜那名弓箭手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就惊恐地看见鲜血从自己脖颈上射出，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，就栽倒在地，气绝身亡。

“连弓都握不稳的人怎么能当弓箭手呢，你说不是吗？”殇凤鸾对我笑了一笑，甩手而立。

此时，看着手下被杀的雪轻裘却没有丝毫怒气，反而走到那张弓的近前，细细地打量起来，“丞相真是好身手啊。”

我看着周围的士兵，地上的箭，面前的雪轻裘和殇凤鸾，心头的一股热血顿时被压了下来。

若说赫连长频死的时候，我多少有些激愤，但是这时，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了。

我就是个平民百姓，我犯得着为了一时之气，以身试箭吗？我知道刚才殇夙鸾救我的用意，他的意思摆明了就是说，他能杀我，也能救我，就看我怎么选择。

“那个……”我笑眯眯地抬头看向宗政澄渊，道，“打个商量行不行？”

“没得商量。”宗政澄渊玩味地看了我一眼，随即一挥手，让自己的手下向他靠拢，接着他又在我耳边道，“我有出去的方法了。”

什么方法？没有后援，没有接应，被人团团围住的情况下，我们怎么才能出去？

将我们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的殇夙鸾突然笑了笑，对宗政澄渊道：“我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，我劝你不要再等了。”

“是吗？不知丞相做了什么事情，可否告知一二？”宗政澄渊终于朗声道。

“其实也没做什么，就是让你的那些小兵少吃点饭罢了。”殇夙鸾将落在耳际的头发捋了捋，道。

此时，一身的戎装也掩不住殇夙鸾绝代的气质，他与雪轻裘并肩站在一起，如果不是在眼下这种生死关头，我一定会觉得非常养眼。

殇夙鸾话说得十分明白，想是在宗政澄渊的计划中，应该有一支队伍过来接应宗政澄渊，可是军队所需的粮草，在殇夙鸾的干预下出了点问题，以至于那支队伍没有按时到达。

想想也是，少了宗政澄渊的主持，又有殇夙鸾的蓄意破坏，哪能不出问题。这两个人，若有一天在相同的条件下对峙起来，真不敢想象会是怎样的局面。

“如此，我代我家的小兵感谢丞相的照顾了。”宗政澄渊镇定地说道。

无论在何时，宗政澄渊都不会失了风度，这也许是皇家特质吧。

殇夙鸾抿嘴一笑，道：“客气了。那么你考虑得怎么样了？可不可以把你手里的人交给我呢？”

“很抱歉，我拒绝。”宗政澄渊将手中的剑横在胸前，冷冷道。说完，他紧绷着浑身的肌肉，死死将我扣在怀里。

“那真是可惜。”殇夙鸾叹息一声，转头对雪轻裘继续道，“看来谈判失败了。”

雪轻裘伸手指了指我，对殇夙鸾笑道：“你不就是想要她嘛，这个还不容易，只要她是你的，你管她是死的，还是活的，总比她属于别人强许多，丞相以为呢？”

“说得是。”殇夙鸾故作苦恼地看着我，随即摇摇头，又道，“那么随你安排吧。”



“不是早就说好了嘛，浪费我这么多的时间。”雪轻裘对我狡黠地笑了笑，露出两颗可爱的虎牙，随即他将手举过头顶，猛地一挥，口中轻轻吐出两个字，“放箭！”

顿时，漫天箭雨飞落过来，所到之处像飞蝗过境，留下一片血肉和一阵哀鸣。

宗政澄渊一边替我挡开侍卫漏接的几支箭，一边低声对我道：“抓紧我。”

闻言，我死死地抓住宗政澄渊的衣服。这时，我突然睁大了眼，只见一支羽箭呼啸着射向宗政澄渊的后背。

他身边侍卫的武功不算高，自保都很困难，此时根本没有余力回护他。

随着我的一声惊叫，他轻轻地侧过身，躲开了这一箭。

我轻舒一口气，暗道一声：“好悬。”哪知我刚放松下来，只见又一支箭射了过来，那方向精准得好像是算准了宗政澄渊会往什么地方躲一样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只见紧跟着那一箭，又有一支箭射了过来。

宗政澄渊身手再好，也没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连续躲开。

那一瞬间，我的脑中转过好几个念头，终于我狠了心，叫了一声：“宗……”

我方吐出一个字，宗政澄渊已挽着我的手将我移到了他的前方。

随即肩头传来一阵剧痛，我也同时一口咬在了宗政澄渊的肩膀上。那支箭射中了我。我伏在宗政澄渊的肩头，痛得额头渗出了冷汗。

宗政澄渊略带歉意地看了看我，然后继续闪避着箭雨，向下一个方向退去。

这时，我对殇凤鸾微微一笑，随即轻蔑地看了看他手中的弓。

刚刚那精准的一箭，便是从他手中射出的，不然宗政澄渊也不会躲闪不开。

我一手紧紧地抓着宗政澄渊的衣服，一手对殇凤鸾竖起了中指。

该死的殇凤鸾，若不是他乘人之危，怎么会逼得我舍己救人。

虽然这不算真正意义上的舍己救人，但在这种时候，确保宗政澄渊没事，就是确保我自己没事。虽说殇凤鸾不想置我于死地，可是刀剑无眼，宗政澄渊一旦伤重难支，而殇凤鸾又收兵不及的话，光是流箭就能要了我的命。

因此无论如何，宗政澄渊不能出事。在这一点上，我和宗政澄渊是一致的。

但是我又不能自己主动去挡箭，挡箭也需要技巧，我不知道那箭会不会伤到我的要害。而宗政澄渊就不同，即使情势危急，我相信他也能保证我的安全，当然，这得在他还游刃有余的情况下。若是他真的支持不住，我相信我也绝对会成为他真正的人肉盾牌。

闪躲中，我注意到一点，宗政澄渊一直在向一个方向冲杀，这应该不是偶然，一定与他刚刚说的办法有关。在这种寸步难行的情况下，我只希望离目的地不会太远。

我虽然不想让宗政澄渊分心，但还是忍不住问了句：“我们这是去哪儿？”

哪知话音刚落，我突然觉得身子一轻，脚下传来落空的感觉。我同时惊恐地发现，我和宗政澄渊竟然正在下落。

地道！这个想法印在我的脑海时，我也惊见白凡染着血的脸。

他一直抱着赫连长频，身上已然血迹斑斑，分不清楚是赫连长频的、别人的，还是他自己的。他没让赫连长频被一支箭射中，他依旧当赫连长频是活人一般爱护着。

我的眼眶一阵发热，朦胧中见白凡挡开一支箭后，深深看了我一眼，随即一边扬手对着我的方向丢过来一小块白色的东西，一边遥遥地对我说了一句：“保重！”

我想喊却发不出声音，眼睁睁地看着一支箭穿透了白凡的腿。接着“咚当”一声重响，我的眼前一片黑暗。我明白是地面的入口被封死了，我和宗政澄渊正在下坠中。

我虽然感觉时间过得很慢，但是我知道，刚刚的一切却只发生在一瞬间。一瞬间之间，为什么总是令人这样无奈。

我叹了口气，随即闭上眼睛，沉沉地昏睡了过去。

醒来的时候，我正被宗政澄渊抱在怀里走着，身子一颠一颠的，肩膀也火辣辣地疼着，我有种沉沉的下坠感，看来我肩上的箭还没有拔下来。

“这里是？”我微微一动，开口道。

“连章的秘道，白凡告诉我的。”听见我说话，宗政澄渊低头看了看我，继续道，“对不起，时间紧迫，来不及给你拔箭，处理伤口。”

“我的伤口暂时不要紧。”我摆摆手示意，随即又不解地问，“是白凡告诉你这儿有条秘道？”

“刚刚放第一支箭的时候，我不是带着你往左边躲过去了吗？那个时候白凡告诉我的。”宗政澄渊点点头，小心地辨别了一下方向。他要抱着我，又要拿着火折子，看起来很难。

“当时我一直没看到白凡，原来他是去处理秘道的事情了，看来，他是非常想带赫连长频走的。”我抬起胳膊遮住了双眼，“就只有我们两个掉了下来？”



“嗯。”宗政澄渊简单地答。

“他会死吗？”我喃喃地问。

“我想不出在那种情况下，他怎么能够逃出去。”

不回避，不安慰，不解释，不给任何希望，这就是宗政澄渊。

“你真残忍。”我擦了擦眼泪，借着微弱的火光看着宗政澄渊严肃的脸，“你的死士也都死了。”

“既然做了死士，不死如何成士？为我而死，是他们的荣耀。”来到一处斜坡，宗政澄渊抱着我一边往上走，一边继续道，“与其想这些，不如想想怎么出去吧。”

交握着双手，我紧紧扭着手指，深深地呼气，再吸气。

我必须镇定下来，我的命有一半是白凡换来的，我一定得逃出去。以前，我一直以为如果自己的肩上背负了他人的使命，寄托了他人的愿望，我会有很大的负担，我会感觉很沉重。

然而事实真的发生了，我却发现，想象中的负担没有降临，心中反而生出了坚毅的勇气，一定要活着逃出去的勇气。

如果我真的能逃出去，到那时，我就可以对自己说，他们没白救我，我终于活着逃出来了。

“你必须镇定。”宗政澄渊像是猜到我的心思，平静地说，“你可以悲伤和痛苦，但是绝不要有压力。被人期待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，你要有勇气做你自己。”

睁开眼睛，我诧异地看着宗政澄渊，他的想法竟然与我的想法有着惊人的相似。

“白凡一直管理消息楼，他知道秘道的事，我不奇怪。”我忆起往事，顿了一下，又道，“我怀疑，殇凤鸾也知道宫里的秘道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曾经神不知鬼不觉地进了宫，与丰隐恻交换了身份。”

“他武功高强，连章王宫又疏于防守，就算他来去自如也不奇怪。”宗政澄渊简单地分析着。

“对于殇凤鸾来说确实容易，但是对于丰隐恻，这就绝对不可能。”我断然道，“当天的连章王换成了殇凤鸾，那么丰隐恻到哪儿去了？他怎么出去的，又怎么回来的？如果没有秘道的话，我想他很难做到这一点。”

“白凡和殇凤鸾都知道的事，为什么赫连长频反而一无所知？”宗政澄渊回忆

着，道，“据我掌握的资料来看，殷洛书是赫连长频的心腹，但是赫连长频从来没对他提过秘道的事情，看样子，赫连长频甚至根本不知道宫中有秘道的事实。”

我点头道：“不错。以我对赫连长频的了解，她一旦发现连章势必灭亡，定会破坏她所知道的所有秘道，以防止任何一个人私自逃出皇宫。”

“那么就是说，有一个人比赫连长频还要了解连章的王宫。”宗政澄渊推断。

“而这个人又和殇凤鸾和白凡都有关系，是谁呢？”正当百思不解时，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，于是开口道，“宗政澄渊，你有没有觉得，那个许太医很奇怪？”

“是很奇怪。我记得他是我亲手杀的，当天赫连长频派我秘密处死他，他喝下一杯毒酒后，连半口气都没剩下。”

“我也听赫连长频提过，我想他根本就不是什么许太医，他应该是混进宫中的人。”我想了想，又道，“他武功高强，又善于伪装，甚至瞒得过你的眼睛。他杀了赫连长频，却没有对我们不利。他不属于你、殇凤鸾、赫连长频、雪轻裘任何一方。”

“此事以后再查。”宗政澄渊沉吟了一下，突然笑了笑，道，“扯远了。现在我们应该考虑的是，如果殇凤鸾真的了解连章的秘道，你猜这扇门之外，会不会有追兵呢？”

此时，我们已经到了秘道的尽头——一扇石门，石门是平平悬在我们头上的一块石板。

我瞪着那雕花的石门，紧张起来，风吹过时的声音，我都觉得像是有千军万马经过。

草木皆兵了。

我自嘲地一笑，对宗政澄渊说：“不管有没有追兵，我们也得出去，除非你准备在这里做老鼠。”

“做老鼠有什么不好？我记得当初在凌溪，我在一间密室里逮到了一只小老鼠，没想到，今天反倒陪她一起做起了老鼠。”宗政澄渊呵呵一笑，伸手将门推开，随即抱着我纵身跃出了秘道。

此时迎接我们的，除了蓝天白云、旭日山林之外，还有一声冷冷的问候：“真是好久不见啊。”

宗政澄渊皱了皱眉，随即转身对远处的殇凤鸾笑道：“等候多时了吧，辛苦辛苦。”



当宗政澄渊转身时，我突然发现宗政澄渊的身后竟然是一处悬崖，震惊之余，我许久也没有办法将目光移开。

这个悬崖看起来岌岌可危，这也是殇夙鸾只敢远远地站着，而不敢上前来的原因。

这白凡到底是在救我，还是在害我？我死死地瞪着悬崖。

宗政澄渊只顾着与殇夙鸾寒暄，“丞相行军的速度，真称得上是神速啊。”

“那也不及你啊，带着伤者，竟然也能走得这么快，我也是始料未及啊。”说罢，殇夙鸾又看了看我，道，“喂，赖在人家怀里的那个，伤口再不处理，小心会恶化。”

闻言，我将目光从悬崖处收回，随即诚恳地看着殇夙鸾，道：“既然你这么担心我，不如撤掉追兵，干脆地放我走。”

“这……不太好吧，我和洛微白纸黑字地签了盟约，怎么能假公济私呢？”殇夙鸾做出为难的样子，继续道，“话说回来，单单放你一个也不难，毕竟你曾在妙岚待了三个月，也算是我的人。可是他，我是怎么也不会放过的。”

死殇夙鸾！我暗骂道。

一方面，如果宗政澄渊真信了殇夙鸾这么暧昧的话，那么不管是否有用，宗政澄渊都会拿我做人质；另一方面，如果殇夙鸾不愿意放我，我就得和宗政澄渊一起死。

里里外外，我总是要死的。

“不要着急，我会带你出去的。”宗政澄渊看着我着急的模样，居然笑了起来，“你愿不愿意与我一起跳崖？”

“不愿意。”我立刻坚决地说道。

虽然我知道，宗政澄渊跳崖一定是有目的的，可是叫我冒险，我可不愿意。

换上一副谄媚的笑脸，我小心地说：“你将我放下来，我去缠住殇夙鸾，你愿意跳几次都随你，好不好？”

“不好。”宗政澄渊也笑着拒绝我，“你这么说，我真的很伤心啊，难道你喜新厌旧？有了殇夙鸾，就不喜欢我了？”

我愣了愣，颇不适应地看着宗政澄渊。

见我发愣，宗政澄渊露出一个自打我们相识以来最为温柔的微笑，随即抱紧了我，低声说了句：“闭上眼。”说罢，宗政澄渊跳下了悬崖。

当然，宗政澄渊怀里的我也跳……不，应该算掉了下去。由于极其缺少精神准备，我不但没有闭上眼，反而大大地睁开了眼睛。

瞬间，我鬼哭狼嚎地叫了起来。周围的景物飞也似的从我眼前掠过，片刻之后，我感到一阵阵眩晕，随即终于闭上了眼睛，止住了喊叫。

没有多余的精力去考虑我肩膀上的伤，我只觉得宗政澄渊铁箍一样的手臂紧紧地环着我的腰，几乎要将我拦腰折断，我的身体随着他忽上忽下，好不颠簸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慢慢地睁开了眼，就见宗政澄渊抱着我在峭壁间穿梭跳跃。他下落的速度太快，又抱着我，他的行动看起来有些吃力，他的额头渗出了密密的一层汗珠。

宗政澄渊果然心里有数，我想。可是跳崖这样的事，无论有多少保障措施，此生，我都不想再尝试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宗政澄渊抱着我终于重重地落在了峭壁间一块突起的圆石上。随即圆石向下一沉，一道暗门缓缓地开启，挣断了数条青藤。

这时，宗政澄渊抱着我一跃而入，山洞的潮湿之气顿时扑面而来，带着发霉的难闻气味，呛得我连连咳嗽了几声。

四处看了一下，宗政澄渊的面色突然转寒，口中冷冷地说了句：“上当了！”

“什么上当？”我不解地问。

淡淡地扫了我一眼，宗政澄渊放下我，让我靠墙站着。他随即找了块平坦的石头，接着脱下外衣铺在上面，扶我坐下后，然后伸手来解我的衣襟。我知道他要为我治伤，也只好由他去了。

我露出半个肩膀，此时凉凉的山风吹来，冷得我抖了一抖。

“我一直觉得，你的脸长得不怎么样，皮肤倒还不错。”宗政澄渊的目光留恋地盯着我。

“你！”我大怒，伸手就要打过去，突然肩头传来一阵锐痛，像是什么东西生生从身子里刺了出去。

一声哀号含在嘴里，我软软地倒在宗政澄渊的怀里。冷汗不停地滴落在他的肩头，我不停地喘息着，感觉一股温热的液体从我的肩膀流了下来，很黏腻。

这个浑蛋，想分散我的注意力，不会用别的方法吗？何况效果也不好。我想起了他刚才说的话。

“我怕了你的叫声了，刚才跳崖时，我的耳朵都要被你震聋了。”宗政澄渊一边



说着，一边从怀里拿出伤药，直接洒在我的伤口上。

包扎好我的伤口，宗政澄渊帮我将衣服穿好，扶着我侧身靠在了墙上，随即他温柔地说道：“现在没有水，你忍一忍，等找到水再清理伤口。”

点点头，我忍着痛，低声问：“你刚才说什么上当了？”

在我对面坐下，宗政澄渊淡淡道：“被白凡骗了。”

我笑了笑，道：“白凡有多少能耐，我还不知道，他怎么可能骗到你？”

“他告诉我，连章的秘道通向悬崖，从悬崖下去之后，可以看见一块圆石，以双人之力才可踏动圆石，开启另一道密室的门。”

“这就是你一定要带我走的原因？”我不以为意地笑了笑，指指宗政澄渊的手臂，“一直抱着我，很累了吧。”

宗政澄渊面无表情地看了看自己的手，道：“如果我说，就算没有这个原因，我也会尽量带你走，你信吗？”

“我信。”我点点头，笑道，“不过，你仅仅是尽量。我明白的。”

叹息了一声，宗政澄渊低声道：“你不该说出来。如果将彼此的心事看得太透了，就没有恼怒和埋怨，同时也就没有开怀和惊喜。这样会错过很多事情。”

点点头，我赞同道：“是的，是会错过很多危险的事情。”

对我无可奈何地笑了笑，宗政澄渊抚额一叹，“先休息下吧，然后找路出去。”

“好。”我安分地点点头，将操心的事交给宗政澄渊。

宗政澄渊看了我一眼，道：“我有问题想问你，那个许太医走之前对你说了几句话，‘借的东西始终要还’。你能告诉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？还是你根本就认识这个人？”

我也不知道许太医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，即使知道，我也不会告诉你。想到这儿，我故意岔开话题，道：“我们怎么出去？”

“如果我说，依照目前的情况，想走出去最少得半个月，你有什么想法？”宗政澄渊也没继续追问，勾起唇角，笑道。

懒洋洋地合上眼，我缓缓地道：“没什么想法，只想说两句话。”

“是什么？”宗政澄渊好奇地问。

“一句是拜托你了，另一句是你真是个浑蛋。”我翻了个白眼，复又闭上眼睛。

哈哈一笑，宗政澄渊伸手拍了拍我的头，道：“睡一觉吧，现在没什么危险了。”